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七、巧殺毒蟒 獨鬥三凶

怪人初次得到人的溫情愛護，又有救命之恩，萬分感激，倚在公超身邊十分親熱，笑口常開。偶然想起那鳥，又悲號幾聲，都被勸住。一會又將所存各種山糧山果取出與公超吃，連說帶比。公超知他心意，笑說：「我和那些土人不一樣，一兩日不吃東西無什相干，山糧生吃甚好，無須煮熟。暫時我不會走，就走也是稍去即回，等你會說人言，我再和你細談，並作未來打算，免你傷害土人，強搶人家東西。獨居山中，人和蛇蟒猛獸都是你的仇敵，早晚難免受害。」

說完見他先喜後怒，料與土人結怨甚深。事由怪鳥而起，又用好言勸解，並將那些鳥羽收集攏來。因怪鳥太大，離地太高，無處存放，怪人還不肯捨，暫時未必聽勸，只得聽之。由此每日便和怪人守在洞口，教以人語。公超見他天性純厚，越發喜愛，決計教好再走。

等到訪友歸來，辦完自己的事再作打算，彼時已有收徒之意。但恐野性難馴，決計先令隱居山中，以後考驗明白再定去留。怪人也真聰明，不消多日竟能問答。這日午後，公超遙望峰下好些土人拿了弓劍刀槍掩來窺探。知道土人見他一去不歸，入山探望，忙即迎去對來人說，崖上並非怪物，實是人類，那鳥也不害人，因被你們誤傷，方始成仇。

如今怪人已被收服，成了我的徒弟，以後相遇，他決不會傷害你們，你們也須看我面上隨時照應，萬一缺什東西只管與他，由我加倍奉還。或向北山二林村尋我好友荆氏弟兄討還也可。眾人均知荆璞、荆璉乃隱居山中的大俠，人最好善，遠近土人十九得他好處，聞言俱都喜極，同聲應諾。

公超遣走土人，回到崖上，又過了幾天，峰頂高寒，山風又大，怪鳥全身已成乾臘，怪人尋常語言已全學會，人甚忠誠恭順，雙方情感親切，言無不聽。這才勸他將怪鳥火葬，離開當地，另覓住處。

一面查問他的身世，才知父母姓名均不知道，只知他是人家棄嬰，被怪鳥發現抱來，仗著從小強健，隨同怪鳥生長。先由怪鳥雙爪抱住，飛行上下，後來無意中吃了一種藥草，越發身輕力大。又過了幾年，因見怪鳥身有兩翼，飛行輕快，忽發奇想，打算學樣。那鳥長尾鋼翎連同頸脊間的硬毛每隔三年必要脫下一次，所積羽毛甚多，平日當作玩具隨手拋棄。

心想做上兩隻翹膀綁在身上便可學牠飛行。連做幾次沒有成功。仗著性情剛毅，不成不止，用了兩年心力，鳥又教他飛翔之法，最後怪鳥不到脫毛時期，將身上翎毛自行脫落了好些交他應用。又尋到一種山藤的細筋結成了線，將鳥羽編成一件形似披風的毛衣，披在身後，使與兩膀相連，前胸繫緊，再由低而高日常演習，果然兩翅兜風下落容易，無論多高均能由心飛落；想往上飛仍辦不到，有時還沒有怪人自己跳縱輕巧。

前數年悟出羽衣缺點，又在土人家中發現縫紉衣服，編制草帽蓆席之法，偷了人家許多針線，幾次試過，將牠學會，正想拆下重制。這日去往左近攫取山糧，忽見大小野獸紛紛逃竄。怪人並不吃葷，性卻凶野，專喜擒殺野獸為戲。因其力大身輕，多厲害的猛獸均被打死。

日子一久，嚇得山中猛獸聞聲心驚，望影而逃。這次竟不怕人，當地又是大片山崖上的平坡，剛剛怒吼，待要選那大的猛獸打牠幾隻，暗中送與前山獵人，看他們高興歡呼好玩，忽聽林中風雨之聲，跟著便見一條大蟒昂首飛馳而來。

蟒首高昂，約有丈許，前半身已現出兩三丈，後半還未看見，來勢絕快，猛惡無比。想起小時被怪鳥抱著出遊，曾經見過兩條大蟒橫互兩崖之上在曬太陽，看去又粗又長。聽鳥語警告，說這東西遇上必死。不久怪鳥獨自飛出，隔了一日夜方始回來，身上帶有腥涎，甚是難聞，嘴中銜一日前所得香果，令其吃下。

這類事本來常有，因覺那果甘芳無比，以前怪鳥常由外面含些草根花果回來與他吃，像這樣好看好吃之物第一次人口，心想再吃。又見鳥身羽毛凌亂，好些長翎均已折斷，鳥甚疲倦，從來所無，便向鳥探詢。才知出時發現山谷中生著前見奇花，花心包著一枚香果，想含回來。不料下面便是大蟒巢穴，惡鬥了一日夜，方將蟒打敗，逃竄入洞，剛將兩枚香果吞了一枚，將另一枚含起，洞中又有一條大蟒猛躍出來，未敢再鬥，方始含回。

這類香果極少，難得發現，專解奇毒。過了一年，鳥又飛出，發現谷中還有幾條小蟒，乘大蟒不在，全數抓死，並令自己見蟒速逃。這時一見蟒來知道厲害，大驚逃走。那蟒本是追殺猛獸，怪人身上恰巧披著那件羽衣，被其看見，誤認仇敵，立時掉頭追來。怪人仗著身輕腿快，急切間未被追上。

正慌不擇路亡命飛馳，急嘯求救，忽見前面現出崖口，知道那崖壁立千丈，下面是片平野。一時情急，仗著羽衣兜風便縱了下去。剛剛盤空飛落，還未到地，忽聽頭上風聲，回頭一看，那五六丈長一條大蟒已如長虹飛射，當頭躍將下來。總算心靈身輕，沒有送命。

那蟒原因認出鳥羽，想起前仇，凶威暴發，跟蹤追逐，來勢侍急，全是一個猛勁。怪人見要當頭躍到，凌空一側一翻，當時錯過。那蟒一下撲空，又不能凌空飛翔轉折，急怒交加，一尾掃去，怪人雖然閃躲得快，卻被蟒尾掃中肩脅，不是蟒比人快，搶前錯過，相隔又遠，已被攔腰打斷，萬無生理。就這強弩之末也極厲害，仍被掃出老遠，肩骨奇痛欲裂，那件羽衣的右翅也全折斷。

咬牙忍痛，正和斷線風箏一般，帶著半邊殘羽飄飄蕩蕩往下落去，蟒已先落地上，轉風車一般盤成一團，凶睛閃閃，注定怪人，身子一躬，箭也似急斜躍上來。情知凶多吉少，萬分惶急之中，待要避開來勢，往旁翻落，頭上倏地一暗，一陣急風吹來，地上日光，立被遮黑了一大片，同時又聽一聲鳥鳴，知道救星飛來，心中一喜，人已落地，驚慌忙亂中幾乎跌倒，竄出好幾步方始立定。

耳聽怪鳥厲嘯之聲，催其速逃回去，毒蟒並未追來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怪鳥橫空穿雲而來，到了當地，兩翼一收，急鑽而下。毒蟒只顧朝前直躍，勢更猛急，沒有顧到後面，蟒身筆直，長虹一般，正朝上面斜躍，吃怪鳥由後飛射下來，兩隻鋼爪抓緊蟒尾，更不怠慢，兩翅一扇，便凌空直上，勢急如電，晃眼起在空中。

那蟒驟出不意，被仇敵制了機先，身又長大沉重，只憑一點尾梢，急切間翻側不起。方才由危崖上面朝下面躍又受了一點震傷，更難反噬。怪鳥此時只消用力抓緊蟒尾，猛力一抖，便不將牠脊骨抖斷，也占好些上風。因前與蟒惡鬥，兩敗俱傷，雙方仇恨甚深，又知此是未來大害，百忙中瞥見前面有一危崖，突出峰頂，忘了相隔太遠，又恐當地惡鬥傷了怪人，只顧抓住蟒尾急飛，意欲由那峰頂越過，就勢借那危崖將蟒頭打碎。

沒想到蟒身又長又重，初上來時因見怪人在下，危機瞬息，一時情急，全憑一個猛勁。等到飛出一段，便成強弩之末，漸覺不支，再要高起已辦不到。那蟒被仇敵抓起，更是情急暴怒，再一猛力掙扎，越發加重，索性鬆爪也罷，偏是不捨鬆落。蟒又歲久通靈，凶毒狡猾，早將力氣運足，等鳥飛過頭，冷不防就勢夭矯而上，徑由身後朝鳥背反擊上去。

這時情勢危險異常，只被毒蟒一口咬住翅膀，翻落地上，鳥便非死不可。總算那鳥心靈機警，彼時目光敏銳，竟在危機一髮之間，雙爪一鬆，兩翅一折，回頭便啄。那蟒躍得大猛，不料仇敵鬆爪，躍過了頭，雖由鳥背滑過，斜躍上去，毒口沒有咬中，後半身就勢一卷，鳥身恰巧翻轉，竟將鳥腿連身纏緊，剛同落地。怪鳥身被蟒纏，見蟒回頭反噬，立時乘機一口朝蟒目啄去。

蟒也知牠厲害，一口毒氣沒有將鳥噴倒，蟒頭一偏，怪鳥就勢猛張大口，冷不防將蟒的七寸咬了一個結實。鳥被蟒尾纏緊腿股本立不穩，蟒一負痛，不往下纏，反朝鳥背纏去。怪鳥立將左腿立穩，抓緊地面，右爪便將蟒頸連頭按住，不令轉動。蟒雖長大兇猛，無奈要害之處被敵制住。雖仗皮鱗堅厚，抓咬不斷，蟒力又大，對方不肯放鬆，要想反噬傷敵卻辦不到。

怪鳥也是上樣受制，被毒蟒後半身纏緊，一絲不放。幾次想要用爪去抓蟒目，稍微一鬆，蟒便強掙欲起，只得罷了，雙方自此

相持，誰也不敢絲毫鬆懈。彼時怪鳥威猛強壯，兩腿樹幹一般，一雙鳥爪鋼抓也似，那麼長大一條毒蟒被牠抓緊，咬了一個結實。始而毒蟒週身顫動，還在猛力掙扎，幾乎立足不穩。後來咽喉軟骨要害被鳥越咬越緊，只管暗中蓄勢用力，想要待機發難，表面卻不敢動。

怪人在旁卻著了急，手中又無兵器，鳥又厲聲連哼，不令走近，急得無法。先尋了些石塊樹枝朝蟒身亂打亂刺，費了好些事，只傷幾片皮鱗，毫無用處。鳥聲越發淒厲，想起上次鳥和蟒鬥，回來狼狽之狀，隔了多日方始復原，照此下去，至少也是兩傷。更恐另一條大蟒趕來，連人帶鳥均難活命。萬分情急之下，猛想起前山獵人所用槍刀，只要取來一兩樣便可將蟒頭斬下。

念頭一轉，立時趕去，不料前面隔著一片危峰峭壁必須越過，急匆匆正往上走，快要到頂，腳底都是野草，心慌意亂一腳踏空，跌在一個石穴之內。石穴深約丈許，幾乎跌傷，性又剛暴，正氣得亂跳，急於救鳥，想要縱出，一不留神又被絆了一跤，跌得生疼，彷彿那東西比石頭樹根要硬十倍。

急怒交加中，剛看出洞口碎落的石土中有一兩段寸多粗細的黑影，忽又瞥見左首有物放光，過去一看，像是一柄尖刀，伸手拿起，竟似一根六七尺長，兩頭均是尖刀的鐵棍，上面花紋斑斕，雖然生滿綠鏽，兩頭刀尖卻是明如霜雪，鋒利無比，山石樹木一挨立碎，竟如腐朽，比平日獵人所用彷彿要好得多，不禁狂喜，哪還再顧前後所受傷痛。因覺那件破羽衣礙事，隨手脫下，拋向山下，連縱帶跳飛馳趕回。

這對鳥、蟒相持已有半天光陰，怪人在返也有個把時辰，還未趕到，便見前面塵霧飛揚，湧起老高，滾成一大團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那鳥性本猛烈，先被噴了一口毒氣，又被毒蟒纏繞多時，知蟒凶毒，還有一條雄蟒以前為牠所傷，仇恨更深，如被尋來，人、鳥都難活命，一時情急，想用利口將蟒七寸磨斷。

那蟒本就蓄勢待發，被牠連磨帶咬，自更奇痛難忍，先是裝死不動，冷不防突然躍起，怪鳥嘴微一鬆，竟被掙脫。雖仗一爪抓緊頭頸，並未鬆落，再想似前去咬七寸要害已是艱難。蟒更凶狡，把全身氣力運向頭頸，當時鼓脹，堅如鋼鐵，比方才粗大得多，鳥嘴已咬不住，一面還須防牠翻騰反噬。

由此一蟒一鳥扭結一起，滿地騰撲翻滾，攪得塵霧飛揚，湧起三二十丈高下。只見兩對凶睛明燈也似，在霧影中飛舞閃動，跳擲如飛，風聲大作，呼呼亂響，聲勢越發驚人。怪人一看越發情急，也不顧什麼危險，飛馳趕去。怪鳥恐牠為蟒所傷，正在厲聲急叫，怪人理也未理，冒著奇險衝向塵霧之中，照准蟒頭猛力紮去。初意原是恨極，棍上刀尖雖是兩面開口，長約尺許，並不甚寬，蟒頭又被鳥爪抓緊，無法用刀去斬。

恰巧怪鳥情急，只顧厲嘯警告，微一疏神，那蟒猛力一掙，便將鳥爪掙脫，頭頸皮鱗也被抓裂了一片，痛極發威，回頭便咬。怪人見勢不佳，更不尋思，照准蟒頭就是一下，用力又猛，當時將頭紮穿。蟒受重傷，頭腦透穿，猛力把頭一甩。蟒雖失去知覺，怪人虎口立被震裂，人也跌出老遠，鐵棍卻被隨手拔出。蟒因傷中頭部，知覺全失，轉眼便死；又被鳥爪抓緊前半身，接連兩嘴啄去，不再動彈。

但是死前負痛太甚，凶威暴發，猛力一掙，下半身纏得更緊。蟒死之後，怪鳥連腿帶背被蟒纏了好幾圈，無法解脫。怪人也差不多跌暈過去，略一定神，二次掙起，趕到前商，仗著棍上刀尖鋒利，那麼厚的皮鱗稍微用力一划就破。恐鳥受傷，仍費了好些事才割斷了幾圈。

鳥又爪喙兼施，方將最後一圈解脫，怪人業已累得通體汗流，身又有傷，等鳥脫身，人已行動皆難。鳥受的傷更是不輕，因恐雄蟒趕來報仇，勉強馱了怪人飛回洞去。怪人不久復原；鳥卻受了內傷，逐漸衰老，又被噴了一口毒氣，目力也漸昏花，本就不大飛出，經此一來越發難得出外。

怪人喜動，不忍枯坐，一任怪鳥怒鳴警告，照樣出去。這日想起那件羽衣，意欲尋回重做，到後一看，已被雄蟒撕成粉碎，灑了一地殘毛，旁邊盡是蟒跡。等到回洞，怪鳥偶出飛翔，又為獵人火槍所傷。怪人久居山中，知道好些藥草妙用，到處搜掘，好容易將鳥醫好。

跟著天降大雪，山中絕糧，怪人先並不知傷鳥的土人住在何處，從小鳥便不許傷人，不許報復，心卻憤恨。這日偶往前村去偷糧食來與鳥吃，無意中聽人說起，人言雖全不通，因喜觀看打獵，從小便伏在旁邊偷看，性又聰明，意思卻聽得懂，當時便想行兇，抓殺土人。

因偷過人家幾次糧食，覺著不好意思，又聽出放火槍的兩個他出未歸，忍氣回去。和鳥一說，怪鳥立發怒嘯，非但不許結怨傷人，連前山也不准去。無奈前山冰凍，無處求食，鳥的食量又大，實在無法，仍冒險險援崖下去，趕往村中盜糧。漸漸聽出兇手所在，由此常往攔鬧，見了糧食就搶，對另一村的上人卻是極好。

打到野獸，便送了去以作交換；打不到野獸，便向仇家騷擾。洞中糧食越積越多，怪鳥攔他不聽，也就聽之，終於闖出禍來。鳥傷多有鉛毒，傷口始終未合。

等到春暖雪化，想起前食香果能夠解毒，到處搜尋，無意之中發現那條雄蟒洞中生出一株剛巧開花結實的香果，還有許多鳥羽，心中狂喜。因已去過兩次，守了好幾天，看準毒蟒出遊曬鱗，方始掩進。洞中形勢也早看清，一時淘氣，想由洞頂石穴鑽出，便將花果採下，鳥羽插向腰間，沿著穴旁崖石走上。剛一探頭，便見毒蟒蜿蜒游上崖來，忙即縮退，已被看見。

知道蟒行如風，跑得多快也被追上，心中一驚。忽然急中生智，立時閃向穴旁怪石之上，雙手握緊鐵棍，比准穴口，蟒恰探頭鑽進，連忙用足全力，用棍上刀尖照准蟒頸七寸紮去。初意並未想到將蟒卡住，無意之中把一頭刀尖恰巧穿向對面石竅裡面。那蟒負痛，把頭一縮，頸當中橫著一條鐵棍，怎退得出？鏽的一聲立被卡住，無法脫身。

怪人看出便宜，耳聽崖頂外面毒蟒奔騰跳擲，長尾亂揮，打得崖上粉裂，叭叭之聲震動山谷。正防那蟒掙不出去又往裡衝，果然往裡衝進，幸而事前防備；所穿又是七寸要害，事前又發現洞中散著好些鳥羽，長短都有，疑是怪鳥所落，想帶回去，隨手插向腰間。

得香果時嫌洞中奇腥，將花瓣塞了兩片在鼻孔裡，當時覺著心清神爽，腥氣全無。後見那蟒往裡衝進，知道鳥羽前端十分堅硬，並還有毒，差一點的猛獸刺中必死。連忙用力朝上猛推，一面將鳥羽長翎朝蟒口中猛力刺去。那蟒負痛，二次往外一退，恰巧被洞頂石角擋了一擋，連忙就勢往上一推，恰將鐵棍攔住。急切間蟒自無法衝進。

可是那蟒力大無窮，衝得又凶，石角偏在洞頂，不用手擋住，一個不巧便被滑脫，又要費上許多力氣才能歸槽。就這樣，如非刺穿蟒的要害仍是無用，全仗有此一來才支持了三日夜。那蟒始而血口怒張，紅信吞吐如電，厲嘯連聲，凶威怖人，先插鳥羽也被噴流。後來長翎刺進越多，好些刺穿舌根，照嘴釘滿，蟒舌下垂已收不回去。雙方相持三日，眼看同歸於盡，救星忽然趕來。

被公超救回洞去，別的來歷身世都不知道，經公超連日教導，明白好些事理，便想拜師。公超嫌他野性未馴，令其先在山中隱居，考驗上兩三年再定。並答應他以後常往看他。因其平日以烏音自名鴉爾，從小便住石洞之中，便以石為姓，照那本名諧聲取名石野兒。

所遷居的山洞地更隱僻，深藏山谷之中，四面都是危峰峭壁包圍，只有一條人口，並無通路，谷口形如半條彎曲狹馱的崖縫，內裡生滿藤蘿雜草，外面又有大片林莽，外人決看不出內藏一條險徑，便是尋到也難通行。前段峭壁排空，差一點的禽鳥都難飛越。谷盡頭恰有十多畝方圓一片土地，旁邊一條小溪，接著半山崖上一條瀑布。

山崖甚高，由上到下雖是石多土少，野生花樹頗多，氣候溫和，到處繁花盛開，燦如雲錦。有瀑布的一面還有大片斜坡，千百株喬松華蓋亭亭，蒼翠如染，都是千百年以上大樹，風景甚是幽靜，臨溪平地本來生滿野花，經公超指點野兒開闢出來，並將舊居崖洞中的糧食陸續運去，又代向土人用獸皮換了一些農具種子，教以耕種之法。

並令日常無事，打來野獸分別送往前山，償還那些受過搶奪的土人。一切安排停當，業已三四月過去。公超所訪友人荆氏弟兄早已抽空去過兩次，並還約了同來為野兒引見。等到秋收之後，用所產糧食換了許多應用必須之物。看出野兒除天生野性尚未全馴，性太剛暴，喜殺生物而外，餘者都好，對於躬耕自給也極勤奮，怪鳥所脫長翎甚多，經公超細心指點，一同編制，又做了大小兩件羽衣。

野兒以前把怪鳥當成父母親人看待，情分極深，又見新制羽衣比前合用得多，又是怪鳥羽衣所制，平日十分寶貴。內中一件最好的輕易不捨得穿。對於公超自是感恩戴德，敬服到了極點，由初見不久便想拜師，公超執意不肯，非要準他的性情，變化氣質之後才肯答應，只管由他師父、恩人亂喊，始終不肯正式收徒。

這日野兒見師父要走，業已苦留了好幾次，不能再留。近又越發明白事理，知道師父尚有要事去往雲貴一帶訪友，相隔甚遠，少說也要一兩年才得相見，終日號哭不捨。

公超見他熱誠依戀，也頗感動，笑說：「你如能早把惡根去盡，照我所說變化氣質，定必收你為徒，隨我出山救助貧苦，修積善功，此時卻是不行。你在我身旁自是聽話，只離開我，稍有不合，仍要激發凶野之性。此時跟我一起歷練並非不可，一則難免闖禍生事；二則我孤身一人，閒雲野鶴，行跡無定；為了除暴安良，專與惡人作對，強仇大敵頗多，有你一路，必多顧忌。

「為此令你暫住山中，自耕自食。有餘之時，送往前山，分與苦人，借此磨練你的心志，實是一舉兩得。我雲南歸來再來看你，只要試出真有恒心毅力，轉入馴善，立時帶走。如換別人還不放心。因你天生異稟，從小便受猛禽撫養，自然練就許多本領，身輕力大，兇中猛獸非你之敵。

「這裡不比蠻荒，像以前那兩條大蟒並非常有，谷中地勢又比舊居隱僻得多，外人走不進來。所居崖洞離地又高，休說山中猛獸，不是輕功極好的人決難上下。只你不出多事，決不至於有什危害。地土肥美，所種食糧蔬菜連同野生山糧再加多少人也吃不完。風景氣候又好，每日有事可做。

「除卻土田收成按時送往離此三十里的火樹崗，由前山守候的土人拿去分配，並托他們代辦一點衣物而外，常年見不到一個生人，連前山也不用去。日前我已囑咐他們到時來取，公平分配，不許對人洩漏，每日照我所傳靜坐之法，只有恒心，將來必收大效。你以為我不肯傳你武藝，心中難過，實則我對你期望甚深，這便是紮根基的功夫。

「因你生具異稟，欲以耐心格外成全。除非秉性難移，惡根不化，自暴自棄，我便由你永做野人，早晚遇到對頭送命了事。如再出山行兇為惡，被我知道，由教你變為殺你都在意中。否則將來必能傳我衣體。吉凶禍福，能否成就，全在你肯不肯學好而已。」

隨又分別細心指點，命做許多勞苦的事，如開荒伐木之類，使其常年勞動，免得出山為惡，就便考察他的心志。野兒一一答應，一直送出老遠，公超再三催促，方始悲泣停步。途中遙望，隔了兩座山頭，野兒還未回去，知其依戀已極。

想起他雖異稟奇資，身輕力大，從小和怪鳥一起還不覺得，忽在難中遇救，得到自己這樣一個親逾骨肉的師父，自更感恩親切；一旦分手，剩他一個幼童獨居空山窮谷之中，形影相弔，也實可憐。

恐其留戀追來。一面把手連揮，假裝發怒，催其回去，一面向前飛馳，穿入樹林之中，不使望見，心中卻是萬分憐愛，放他不下。

哪知機緣湊巧，中途收了一個人家棄兒名叫伊萌，年紀更小，但是氣稟極好，從小便有兼人之力，父母均極窮苦，業已病死途中，貌又生得醜怪，誰都不愛，天性卻厚，自救到後一步也不肯離開，急切間又無人可托，暫時只得帶往雲南。初意尋一好友代為管教，等將野兒收來，師兄弟兩人一同從師習武，不料伊萌比野兒更要戀師，一聽師父轉交別人教養，竟恨不得自殺。

公超又因他年幼靈警，從小便知用功好強，尊敬師長，多麼難學的功夫一學就會。心更馴良。雖然疾惡大甚，做起事來比大人還要細心，膽更大得出奇。為了事情耽擱，在雲南點蒼山住了兩年方始起身。伊萌小小年紀，前後不到兩年工夫，竟將師傳輕功練成十之七八，從未犯過師規，只得帶在身旁。回到陝西故鄉，又有要事耽延，住了半年，方去看望野兒。伊萌正練內功，又知師父不久必回，沒有跟去。

公超尋到谷中一看，野兒已快病死，大驚問故。原來野兒因師父走時曾說此去只有一兩年工夫，歸期雖還難定，至多差個三五月，不會回得太晚。自從公超一走，日夜盼望，眼看春去秋來已過了兩年多，到了第三年的春天還無音信。屢向土人探詢，均說乃師以前至多隔一兩年必來山中訪友，有時一年還來兩三次，像這樣久的日期從所未有。

野兒想起師父行時所說江湖上強敵甚多的話，心更憂急。荆家所居二林村相隔既遠，中間又隔著兩處山窪，均有村落。師父嚴命，除原認得的土人外，不許再與生人對面，至多走到大樹崗為止，餘者不許遠出十里之外，不敢違背。正急得無法，這日聽土人說，大俠荆璞剛由山外回來，便有仇人尋到，約定後日午前在大樹崗旁決一勝負。

他們都受過他的好處，欲往相助。荆大爺說是敵人厲害，雖有三人，憑他弟兄多半能夠應付，土人決非其敵，不許上前，否則平白送命，並無用處。野兒聽出荆氏弟兄少一幫手，又想打聽師父下落，當地又在大樹崗旁不遠，不算違背師命。次日一早便拿了兵器趕去，候到黃昏敵人方始走來，野兒性剛好強，人又冒失，不知聽錯日期，一見來了三個生人，先守師命，還不敢與生人對面：正在為難，打算候到荆氏弟兄到後問明再定。

那三個強敵原是江西有名大盜，本領甚高，內中一人因在湖口行兇為惡，被荆氏雙俠路見不平，將其打敗。新近約了兩個得力同黨趕來報仇。開頭只知在大山行隱居，並不知道地方。正在訪問，荆璞忽與相遇，不願引賊上門，推說家在大樹崗附近，原約第三日相見。不料野兒心急聽錯。

三賊心意狠毒，既想窺探敵人虛實，又想殺他兄弟全家，知道荆氏弟兄光明俠義，約定動手以前就被遇上也有話說，不致當時動手。對方如其人多勢強，便去離此百餘里的女賊蕭五姑那裡求援，竟在前一日黃昏前尋來。到後一看，當地甚是荒涼，並無人家，正在覓路窺探，想要尋人打聽。

一面互相商計，口出狂言，要殺仇敵全家，雞犬不留，被野兒伏在一旁聽去，業已激恐。正在勉強忍耐作難，三賊偶聽草響，看出有人坐在樹後野草地裡。野兒雖然形貌醜怪，身量不高，羽衣又未穿出，三賊只當他是附近村童，想問敵人住處是否在此。內中一賊最是凶橫，開口便厲聲喝問，口出惡言。

野兒守著師命，雖恨來賊強橫可惡，只是氣憤不理，並無動手之意。那賊見他翻著兩隻怪眼，一言不發，同聲喝罵：「如不開口便要打殺！」因野兒兵器比人還長，先放草中，沒有拿在手上，內中一賊沒想到此非常人，邊罵邊伸手去抓。野兒本就怒火上攻，心想師父雖不許與生人對面，我並不曾違命遠出，是他無故欺人，不能怪我。心正尋思，那賊手已抓到。

野兒再也忍耐不住，左手一架，當胸就是一掌。那賊本領雖高，不料有此厲害，驟出不意，沒有防備，來勢又猛又快，也未看清便被打中。當時只覺敵人手和鋼鐵一樣，撞得手腕奇痛發麻，才知不妙。閃避無及，當胸又中了一掌。如非武功高強，身法輕快，幾被打個半死，就這樣受傷也是不輕。

剛怒吼得一聲，拔出刀來，野兒已隨手拿起尖刀棍縱向樹前。旁立二賊見幼童傷人，不禁暴怒，又因荆氏雙俠約在當地見面，一來便遇到這樣厲害的野小孩，疑是敵人門下，故意在此埋伏，賣弄他師徒的威風本領，竟把野兒當作仇敵看待。

先見敵人年幼，惟恐荆氏弟兄埋伏在旁，借口譏笑，還不好意思三打一。雖在同聲怒罵要殺野兒，只由被打的賊上前動手。後來看出敵人雖然年幼矮短，力大身輕，手疾眼快，也看不出是何傳授，問話不答，一味蠻打，看不出是何解數，兵器也未見過，兇猛非常。

打了一陣，同黨幾為所傷，只得命人替下。又打了一陣，漸漸看出敵人並無一定手法，全仗手疾眼快，縱躍輕靈，棍沉力猛，

不像有何傳授神氣，未動手的二賊幾次登高查看，附近既無村落田園，又無人影，漸生疑心，二次同聲喝問來歷。野兒業已連戰三人，不知敵人見他力大，想用車輪戰法殺他。

又因第一次用兵器對敵，山月已高，三次換人，無一被他打傷，不由犯了野性，脫口怒罵：「狗強盜，我是一個人，師父早去雲南還未回來。因聽人說你們人多一個，心中不服。姓荊的是我師叔，我才見過兩面，哪知他住在什地方，快些由我一棍一個打死，免得好人費事。」

三賊聽出他是獨居山中的野人，便改了主意，先是一對一輪流打到半夜，再改為兩個動手，一個休息，輪流接替，避向一旁分別吃飽，然後合力夾攻。

野兒雖是身輕力大，能耐久戰，無奈天明到此只在谷中吃了一頓，從此未進飲食。事前未帶於糧，毫無準備，正覺腹饑，想取食物再來守候，三賊便自尋到。由黃昏動手，空著肚皮打到半夜不曾停手，三賊卻是輪班吃飽，忽然一擁齊上，立意以全力取他性命。

苦戰了這些時，只管饑疲交加，仗著本能仍能勉強應付。打到天明將近，力已用盡，方覺頭昏眼花氣喘汗流。賊黨又在笑罵，一味軟困，準備熬到對方力乏倒地，拷問明了虛實來歷再行慘殺。野兒正在急怒攻心，累得心頭亂跳，縱躍之間已覺天旋地轉，恨到極處，妄想拼命，忽奮神威，脫手一棍，照准內一本領最高的敵人橫打過去，打算一棍將賊打死，縱身逃回谷中吃飽再來。

不料年幼無知，初經大敵，只打如意算盤，哪知敵人厲害。一棍打去，只聽叭齧地瑯瑯連響，中雜一聲慘號，人和鐵棍落地之聲。同時又聽兩聲斷喝，也未看清，人已縱起，自知不逃必死，因和三賊苦鬥了大半日夜，不曾絲毫休息，不比前年和毒蟒相持，雖經三日夜之久，但是人臥石上，只用一手猛力握棍將蟒推住，無須縱跳。毒蟒又是往外掙扎之時居多，真個用力時少。

三賊武功又強，早已累得力盡筋疲，起勢又猛，強弩之末一縱好幾丈高遠，人雖縱逃出去，腳剛站地，猛覺眼前烏黑，口裡發甜，腳底一虛，「哇」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，人便撲倒地上，幾乎暈死過去。心中仍是明白，自料必為敵人所殺。等了一會兒：耳聽喝罵喊殺之聲，二賊好似與人動手，打得甚急。勉強掙起半身，回頭一看，心中一喜，一聲「大叔」沒有喊出，心血往上一湧，人便昏倒地上。